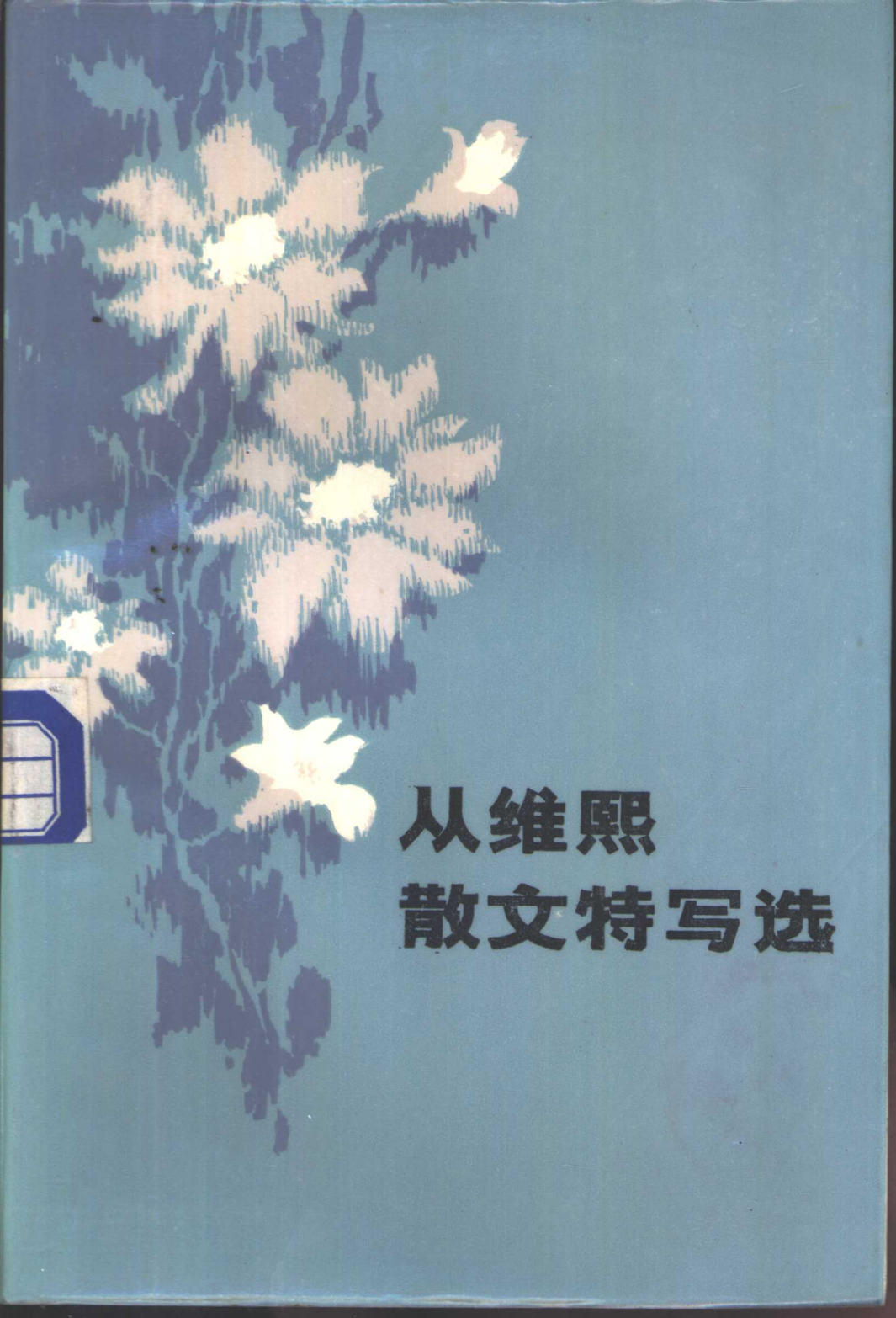




从维熙
散文特写选

从 维 熙 散 文 特 写 选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从 维 熙 散 文 特 写 选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10.125印张 251千字 插图6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93 定价：2.50元

印数：0001—5000册



从维熙

• 目 录 •

寄语北京	(1)
草原上的信使	(8)
北大荒之恋	(17)
海岛情	(29)
红头纱	(31)
美人松	(33)
乡魂曲	(35)
曹州牡丹园记	(37)
水泊梁山吊古	(39)
澳洲之绿	(41)
澳洲神话	(43)
澳洲之觅	(45)
喜马拉雅山的兄弟	(47)
话别在唐人街	(49)
异国乡音	(51)
赤子心	(58)
长白天池行	(63)
独脚爷爷	(69)
草原的梦	(77)

春天的眷恋	(87)
尧都驿	(95)
炮口上有一束红杜鹃	(100)
母亲的断歌	(107)
和死神打交道的人	(115)
爱的奇迹	(133)
梦里澳洲	(158)
彩虹门	(195)
大墙下的红玉兰	(241)
跋	(318)

寄语北京

——北大荒特写之一

每天、每天，我读着从祖国各地，从地球不同的经纬度里，飘到北大荒的信件。写信人，有守卫在椰子林里的祖国卫士，有平炉、高炉旁的钢铁工人，有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也有刚刚学会写字的小孩……有穿过西伯利亚来自莫斯科人的祝福，也有跨过海洋来自印度尼西亚青年的问候。他们都带着母亲般的虔诚，朋友般的真挚，询问北京青年拓荒者在北大荒的战斗生活。

亲爱的朋友们！读着这些来信的时候，我激动；当我伏在稿纸上给这些朋友们写回信的时候，心情就更加激动而不安。朋友们！应当告诉你们什么哪？这里动人心弦的事情太多了。我想：我只告诉朋友们，荒原上的野草怎么象童话似的变成金光闪闪的大豆，在渺无人烟的荒原上怎么会出现蓝烟缭绕的房屋吧。仅仅这些平凡而又艰难的战斗过程，已经构成沸腾时代的壮丽诗篇。

朋友们！垦荒队员是在前年九月到达北大荒的。当垦荒队员在辽阔草原里，支起第一个帐篷的夜晚，成群的野狼聚集在帐篷周围饥吼，好象告诉垦荒队员北大荒是它们的世界。但是垦荒队员向天空开了几枪，宣布：草原的真正主人到了。斗争的日子从这里开始了。草原上没有水喝，垦荒队员捧起河沟的水就喝，一

边喝一边给这浑浊的河水起着名字，有人说叫“芝麻酱”，有人说叫“酸梅汤”。草原上没有木料搭床，垦荒队员把荒草割来铺在身下。有人说这叫“草褥子”；有人说：“这是北京找不到的沙发床！”

乐观，自豪，“北京”这个荣誉的字眼，支持他们向草原进军。他们的生活多么有意思啊！每天，星星还没有隐去，垦荒队员就起来了。他们不是出来同星星谈心的，而是来耕耘肥美的处女地的。可是，朋友们，这里的处女地是非常顽强的，三、两头牲口拉不动一张犁，必须套起八头大马，处女地才向队员让步；可是还经常因为枯树根太硬，犁身猛然一震，扶犁的队员就会跌个跟头。朋友们！也许你们还记得垦荒队五个发起人的照片吧！里边有个胖胖的姑娘名叫庞淑英，她在扶犁的时候，犁身一震就把她甩出一丈来远。但是姑娘掸掸身上的湿泥，擦擦脸上的泥花，起来之后又继续扶犁。荒地上的一切困难，都被他们看为平常的事，尽管犁不随心，马不合套，荒原上还是出现了黑油油的土地；她，静静地等待着主人把种子播到她的躯体上，长出粮食。

第一个艰难的秋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在这秋天的日子里，虽然是苦点，还是容易度过的，漫长的冬天是那么难耐呵！当北京天安门前金水桥畔树叶还没有飘落，御河桥里的绿水还荡着天安门夜晚的灯波的时候，这里——北大荒——已经是大雪纷飞，河水冰冻了。草原就象温顺可爱的姑娘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冷酷疯狂的泼妇。西伯利亚卷过来的寒风，在大地上喧叫着，气温经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北大荒成为冰天雪地的封冻世界。

亲爱的朋友们！往年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人坐在教室里听着地理课老师讲的四季如春的江南的故事；有人坐在办公室里办公，暖气把屋子烤得象春天……但是在北大荒的冬天，他们为了在荒原上盖起房屋，要整日与森林为伍，与风雪交战；伐木的帐篷搭在森林里，冰硬的山坡是他们的卧床。

一个垦荒队员，这样记载当时的生活。

×月×日（阴）

零下三十度了，真冷啊！吃饭的时候大师傅一端出饭来，饭粒上边立刻结上一层冰渣。虽然冷点，吃着可象冰糖。咱出来干什么来啦？吃不起苦还算北京青年？现在吃点带冰渣的饭，将来就能吃热饭；眼前在冰天雪地里伐木，将来就能住上舒适房子。……

×月×日（下“白面”了）

天越来越冷，只能拿铅笔记了，晚上睡觉，棉衣棉裤都不能脱，要把毛帽子戴上，扣上扣儿，再钻被窝，这样做还是冷呵！雪花从帐篷口飘了进来。我冷的难受，就想起了来北大荒时，垦荒队表示的决心。那时候说：“……一千条困难，一万条困难，比起社会主义伟大的建设来说，那不过是大海里的一丁点水。我们的祖先已经给我们耕出了十六亿多亩的土地。他们经历了多少艰苦，耗尽了多少鲜血？我们这点困难怕什么！

清早起来，被窝口被自己哈的气都冻成了冰。听见哨子声赶紧起来离开冰凉的山坡往山下跑，活动活动比躺着强。可真有意思呵！这个篮球架安的真不坏，一边是一根长棍，一边借着歪脖子树，上边绑上个硬荆条圈儿，球碰上都摇动。这可跟北京的球场大不同哩！北京球场上有平平整整的木球板，铁圈上还挂着红绿网儿，在北大荒真是样样困难，样样都得用人去创造。听说明天还要在这里举行篮球比赛哩！

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从你身边出发的一支年轻儿女，在北大荒和冰天雪地战斗的一幅真实写照。其实，限于他们的文化远没能把冬天伐木的艰苦描述出来。他们身上总是湿的，中午是热汗，黄昏是凉冰，他们的脸上，总是凉的，冷风和汗在他们脸上凝聚。尽管这样，一到黄昏，森林里依然飘出热情而浑厚的战斗歌声：

告别了母亲，背起行装
踏上征途，远离故乡，
勇敢地向困难进军。
不怕冰雪风霜。

亲爱的朋友们！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当我这篇寄语飘到北京的时候，恐怕北京真正的冬天已经到了。也许会有人因炉火烧的不旺，感到不满；也许有人因暖气烧的不足，而牢骚连篇；也许还有人仍然没有去掉吃馒头剥皮的浪费习惯，也许还有人总是对生活不满，叫苦连天！来吧！让这些朋友们在我们年轻垦荒队员的面前站上几分钟吧！他们会感到惭愧得无地自容，因为，我们年轻的拓荒者在这样冰天雪地里常吃着煮不熟的玉米面粥；因为我们年轻拓荒者，有时运输伐木因路途难走误车时饿得啃着豆饼。十八岁小青年周俊，冻掉了七八个脚指甲盖也不哭。

五六月，北京已经是柳絮扬花，麦子金黄的时节了，田野里飘动着金黄色的麦海，有红色巨大的康拜因在游泳。但是在北大荒，这时节里，冬天还保存着它的相当势力，冰雪刚刚解冻，荒原刚刚苏醒，解冻的河流里飘着冰渣和冰排，荒原上还难找到绿色的春意。

在这和北京冬天温度差不多的日子里，耕地和播种的时间到了。草原上拖拉机，要开到荒地上来开地；垦荒队员，要到去年秋天开拓出来的处女地上去春播。他们都要经过鸭蛋河的浮桥，可是浮桥塌了，拖拉机和汽车走不过去。鸭蛋河！多么好听的名字啊！可是它也要来试试垦荒队员的勇气和力量，垦荒队员坚决要修好这座桥。

“为了草原上的第一个丰收！跳下去！”年轻的集体农庄主席杨华，第一个脱去棉袄棉裤跳下去了。接着，其他三下垦荒队

员也跳了下去。水，带着小块冰排和冰渣袭击着他们的身子，象数不清的钢针扎进他们浑身每一个寒毛孔里。他们脸变得油青，牙齿敲打着牙齿。哆哆嗦嗦地在桥身上铺递木料。

“加油！”他们互相鼓励着。

“怎么样？”杨华问大家，“忍得住吧？”

“没什么！”垦荒队员开玩笑地说，“这跟在北京什刹海洗个澡差不多！”

“比什刹海还强哩！游泳池人挨人哪！”

他们都笑了。

时间过的是那么慢啊！当他们把桥搭成，从水里爬上岸来，围起老羊皮袄的时候，好象失去了知觉似的，浑身淌下来的不知是水还是汗了。

桥，终于搭成了。

拖拉机冒着淡蓝色的烟花，高声唱着激昂的前进曲，从桥上开过去，垦荒队员的大车通过这座桥，把种籽运往肥沃的处女地。

朋友们！多么有意思啊！后来有一支勘测队从这儿经过，不知是怀念、感激这群北京的修桥人，还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念首都，在桥栏上标上“北京桥”三个大字。从此，草原上出现了“北京桥”。每每垦荒队员走过这座桥的时候，就要想起金光闪闪的天安门；每每想起天安门，心里象吃了冰糖似的那么愉快；疲倦的队员有了力气；走累了垦荒队员加快脚步，逆着寒风走路的垦荒队员感到温暖；在炎热草原上奔走的垦荒队员感到心里又凉又甜。

北京——活在草原上每一个垦荒队员的心里，“北京青年”这四个字，推动着他们征服草原上一切的困难。亲爱的朋友们！他们不愧是北京优秀的儿女，他们灼热的青春，不但能够融化冰雪，他们坚韧不屈的意志，也能战胜北大荒多雨炎热的夏天。

夏天！北大荒的夏天！它又有多么艰难啊！天空变化无定，一块浪头云忽下子滚上来，就是一场雨。每当阴雨之前，被垦荒队员称为“三宝”的苍蝇，蚊子和小咬就多了起来，也怪！这里的苍蝇也咬人哩！一到夏天，垦荒队员把脸面全包起来，只剩一双眼睛。尽管这样，他们脸上，头发里还是肿起大包。有的垦荒队员说：“一到夏天！就找不到漂亮姑娘了！”“漂亮姑娘也变得不漂亮了！”因为再没有更好的办法逃脱这“三宝”之咬。

除去这“三宝”之外，北大荒一九五六年雨水特大。从垦荒队员之家通到凤翔镇里去的道路，都被大水淹没，变成了一片汪洋，分不清那里是河，那里是道。可是盖房子，要用木料；生活，要吃粮食。这一切都被大水冲断了。

在茫茫的水原里出现了男男女女的垦荒队员，小伙子走在前面，姑娘走在后面，他们有的扛着盖房的木料，有的背着一袋袋的粮食。多么难走的路啊！大水齐胸，脚下是荆棘和稀泥，他们的身旁就是一条河，稍微走错了一点，就会被水冲走，有的人腿泡肿了，有的人脚被扎破……

亲爱的朋友，在北京的时候，他们和你们是一样的：出了门能舒舒服服坐上电车，看见阴天，妈妈早给准备好雨伞；在这里，是不行的，这种大水的考验一直要到收获之前。

收获之前，土豆被淹没了，萝卜被淹没了，男男女女的垦荒队员就跳到水里去抢收土豆萝卜。水太深怎么办哪？让女的队员在浅水里用手把果实摸出来，男队员在深水中用脚代替手，把土豆和萝卜抠出来后，用脚背勾住传在手里。

.....

北大荒到底是认输了，现在处女地上长出了粮食，出现了冒着炊烟的村庄。但是，这是多少心血换来的啊！只有经过艰苦劳动的人才理解“丰收”这两个字的全部意义。

一个名叫金焕峰的垦荒队员日记本上有这样一首描写北大荒

的诗：

北大荒啊！北大荒
你象一个未出嫁的姑娘
旧社会黑暗，
使你青春无光
如今北京青年到你身旁
你才跟随着变了模样。

朋友们！就象诗里写的那样，北大荒在这群年轻人面前，逐步地改变着荒凉的面貌。在我写信的温暖屋子里，只要稍稍抬头，向外望去，就会看见小山似的豆堆。豆堆旁边虽然还有帐篷，可是那已不是给人住的了。那里边成了马的住所。马棚北边，就是垦荒队员亲手盖起的房子了，这六七十间房子里都安着玻璃窗。辽阔的、被开垦了的处女地，静静地躺在北大荒新村的身旁。

亲爱的北京朋友们！家乡的亲人们！

这，就是他们对你们响亮的回答。

他们说：在温和的暖房里，长不出茁壮的花朵，只有波涛汹涌的大海，才是孕育英勇的舵手的母亲！

他们——你的儿女们，将要在未来长远的航程里，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融化千里冰雪，战胜万重难关。

北京呵！你为有这么一支儿女而骄傲吧！他们的名字，将要写在祖国向社会主义进军的历史碑文上。

草原上的信使

——北大荒特写之二

一

北京的来信，对远离首都到边疆开荒的人来说，是最亲切的了。我几乎天天看到这样的情景：当邮递员杜启发把一捆捆的信件带到庄里的时候，年轻的拓荒者兴奋、焦急、希望的表情，就会在脸上交织；假如谁接到家乡的来信，一种难以描绘的甜蜜笑容，立刻滚上青年人红润的双腮；没有接到亲人来信的人，总是怀疑杜启发把信搞错了，尽管杜启发从来也没弄错过信件，还是三番五次地询问：“哎！杜大哥！到底有我的信没有？”杜启发就得连声回答：“没有！没有！”那些没拿到故乡来信的人，就默默地散开，凑到收到信的队员的身旁，去读别人的信。假如：收信人的信里不是写的恋人情话，谁也不会拒绝别人看的，几个人围在一盏灯火旁边，共享这种清福。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清福的难得，农庄邮递员杜启发这个小伙子，才分外惹人注意。我也是由于书信关系和他认识的。这个黑瘦黑瘦的小伙子和我一结识，我就被他那开朗、乐观的性格迷住了，他爱说，爱笑，爱唱歌，特别是爱谈北京，每每谈起北京

来，他都能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比如关于国庆之夜的狂欢景象，比如关于复兴门内马路的展览，无轨电车的行驶时间，等等。他那双永无休止探索的眼睛，象个天真的孩子，他问东问西，恨不得把前进中的北京搬到他的眼前才好……但是，后来他在我眼前越来越高大了，我感觉他不是个孩子，不！完全不是孩子，特别是知道了有关他的一些故事之后，我感到他是一个思路广阔的青年，是北大荒草原上一只矫捷的鹰，我必须把他当做特写中的主人，献给他家乡的人。

二

刚到萝北草原不久，草原上传来要烧荒的消息，垦荒队员要全体出动跟踪燃起的荒火，以免荒火跑了，燃着兴安岭森林。当时，杜启发刚从医院回来，但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闯进办公的帐篷。

“杨华！”年轻人杜启发说，“也允许我去跟踪荒火吧！”

“你的腰不是盖马棚砸了，刚出医院吗？”

“好啦！”杜启发高声说。

“不行！你先养养腰吧！打荒火不是简单事儿！”

“我坚决去！”杜启发继续请求，并转动他的身体，意思是告诉别人：他完全复原了。

“好吧！”杨华说，“分配你给垦荒队送饭。”

初冬的夜晚，冲天的大火燃起来了，忽悠忽悠的火舌舔起有几人高，把草原染的通红。偏巧，入夜之后，天空还刮起了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越烧越高，它带着嗡嗡的声音好象要和夜空接吻。这时候杜启发正担着大米蒸成的饭团，往火道上送，他很着急！扑打荒火的垦荒队员，已经与荒火战斗半夜了，一定是饥渴交加，必须把饭快些运上“火”线。可是要迅速地运上火线是有很多困难的：首先是不知道北京垦荒队的行动方向，

前方虽然是火光冲天，他脚下却是黑不择路，加上高高低低的草甸子，很不好走，他走出没有几里地，浑身热汗湿透了内衣，他连擦擦脸上汗的机会也没有，朝火光闪烁的远方飞跑。一路上，逆着北风高声呼喊：

“同志们！你——们——在——哪——儿——哪？”

草原上传来茫茫回音，却没有回答。

他干喘了，腰部的疼痛又剧烈地发作起来，他是多么想放下担子，在草原休息会儿，那怕是一分钟、两分钟，可是当无数张追踪荒火紧张疲劳的脸庞，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感到羞愧了。追！追！必须快些追上垦荒队员们！他咬着牙，一口气跑出几十里地，终于他看见在火光下晃动的人影。他大喊一声：“同志们！吃饭啦！”就坐倒在地上。垦荒伙伴们跑过来，抱着坚硬如石的冰饭团就吃，可是那里咬得动啊！杜启发忍着酸疼起来，用镰刀把儿，把饭团砸开，递给饥渴的队员。他看见他们吃的多么香甜啊！面对着这些图景，他的疲劳象飞跑了，小伙子抄起一把镰刀就朝一条河沟奔去。“小杜！干什么去？”杜启发站住脚，说：“你们渴不渴呀？”“渴的要命！”垦荒队员说完，杜启发的影子就不见了，他飞快地跑到河沟旁，趴下身子，用镰刀砸下一大块冰，扛在肩上，很快地跑了回来。

“小杜！干什么去了？”

“来！吃冰！”杜启发把大冰块扔在草地上。

寒冬午夜，垦荒队员“嘎崩嘎崩”地吃起冰来。在吃冰的当儿，杜启发看见饭团被吃光了，他毫不犹豫地挑起饭桶，他说了声：“同志们！等一等！饭立刻就来！”就朝家里方向跑去。……

三

这半宿，杜启发在草原奔走了一百多里，当他担完最后一挑

饭团的时候，他浑身累的象把没骨头的伞，疲倦地倒在大草原上。

在草原上昏倒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在草原烧荒的时刻，野兽被烧得到处乱窜，对人不留一点情面的。可是，寒冬的夜里，杜启发却在荒草里睡得非常安闲，北风轻轻送出他的新歌。

清晨，他醒了，睁眼一看，他的浑身已经被冰霜封住：“这是在那里呀？”他举目四望，原来草原当了他最大的一张床，冬霜当了被——他睡在寂静的草丛里。他立刻爬起来，活动活动麻木了的筋骨，太阳徐徐地从草原里升起来了。

这时，荒火燃了一夜，已经烧到远方去了。按说，小伙子应该回来休息一下了吧！不！他又象脱弦的弹子似的奔荒火跑去。在他想来：“这么大的火，万一有人不小心，把火放跑喽，着进森林里去，祖国的损失就难以计算。”他还记得当地老乡说过一次跑火的事情，据说那次大火一直燃烧了一个多月，烧进了森林地区之后，直接从树梢上着起，嫩绿的森林，成了一片火的海洋。杜启发回忆起这件事情，两条松软的腿就有了力气，跑得也就更快了。

这小伙子真没估计错，离火圈老远就听见一片呐喊的声音：

“跑火啦！追呀！”杜启发一边跑一边甩去大皮袄，勇敢地冲进火层。这时他才感到火跑的是那么快啊！火带着喷气式飞机似的啸叫和速度，往不该烧的草原里蔓延，草原里最膘的快马也追不上。猛然，杜启发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垦荒队员几十件大皮袄都放在那里，荒火快要着过去了，这一刹，他犹疑了，当他想到这些皮袄是从北京穿来的时候，他不顾一切，穿过火网，奔向这几十件皮袄去了，跟他同时看到皮袄要被烧而跑来抢救的是大个子王海民。

“怎么办？”王海民说。

“弄出去呗！”杜启发皱着眉头。

“弄不出去也连咱们烧在里边……”